



为废除死刑而战

[法] 罗贝尔·巴丹戴尔 著
罗结珍 赵海峰 译



法律出版社



为废除死刑而战

【美】史蒂芬·加特曼 著
王德峰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为废除死刑而战

[法] 罗贝尔·巴丹戴尔 著
罗结珍 赵海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废除死刑而战/(法)巴丹戴尔著;罗结珍,赵海峰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

ISBN 7-5036-408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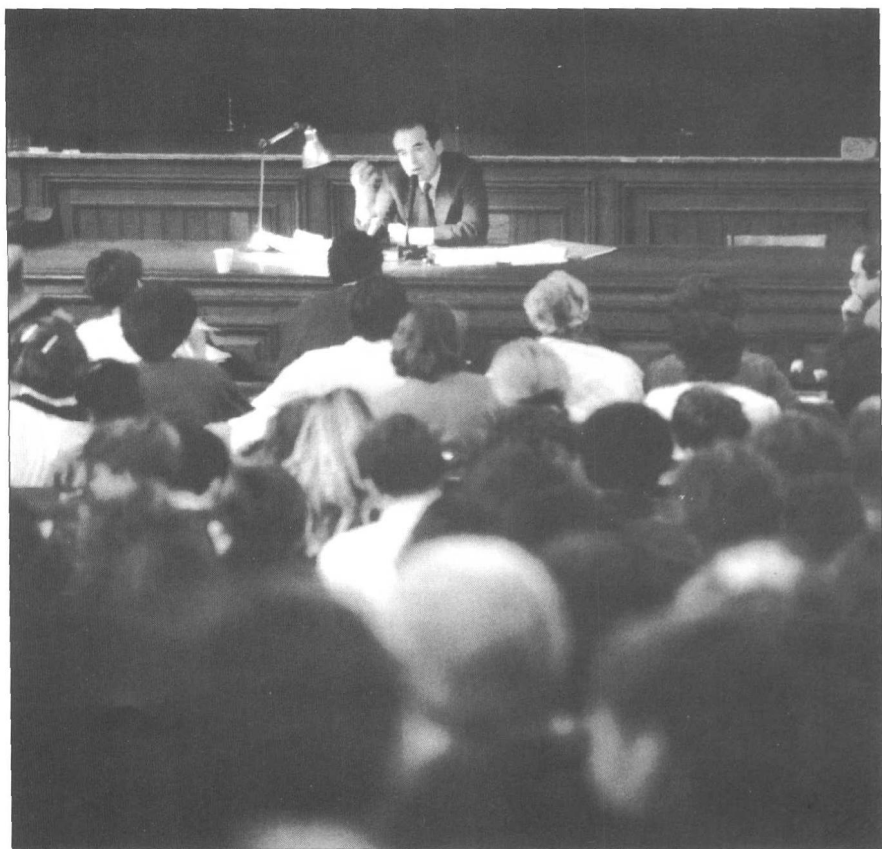
I. 为… II. ①巴…②罗…③赵… III. 死刑—
研究—法国 IV. D95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8917 号
京权图字:01—2002—5214

《L'ABOLITION》de Robert BADINTER
World copyright © LIBRAIRIE ARTHEME FAYARD 2000

©罗结珍/赵海峰

出版/法律出版社	编辑/法学学术出版中心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陶松
开本/A5	印张/7.125 字数/190 千
版本/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电话/010-63939796
网址/www.lawpress.com.cn	传真/010-63939622
法学学术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xueshu@lawpress.com.cn	
读者热线/010-63939685	传真/010-63939701
中国法律图书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传真/010-63939777	销售热线/010-63939792
网址/www.Chinalaw-book.com	010-63939778
书号:ISBN 7-5036-4085-5/D·3803	定价:26.00 元



罗贝尔·巴丹戴尔，巴黎第一大学教师，摄于1980年。



1981年9月17日，罗贝尔·巴丹戴尔在国民议会讨论废除死刑时在议会讲坛上。

目 录

►第一部分 从一个总统到另一个总统 1

犯人被处决后的第二天 1

总统与死刑 4

执行之后 7

在会议上 8

总统去世 10

爱丽舍宫方面 11

改革的时代 13

死刑又回来了 17

►第二部分 返回特洛瓦 21

第一章 帕特里克·亨利案 21

绑架 21

新闻媒体私刑处死帕特里克·亨利 24

政府方面 28

律师方面 28

谈话 30

在司法战线上 33

共和国总统方面 34

在拉·桑特监狱 35

- 预审方面 38
- 一个炎热的夏天 39
- 行为复演 44
- 走向审判 47

第二章 帕特里克·亨利诉讼案 49

- 挑选证人 49
- 在监狱里 52
- 开庭之前 54
- 开庭前的准备 56
- 讯问被告 59
- 辩护方的证人 62
- 鉴定人与证人 65
- 指控 68
- 辩护 71

►第三部分 万里长征 79

第一章 不确定的时刻 79

- 返回特洛瓦 79
- 政治舞台 84
- 公开辩论 86

第二章 断头台又回来了 90

- 卡兰被处决 90
- 暴力问题研究委员会的报告 91
- 又一次处决 92
- 波丹案件 93
- 在南特重罪法庭上 98
- 在斯德哥尔摩 101

第三章 在道德与政治之间 103

- 主教声明 103
- 立法选举活动 105

- 议会里的进攻 106
- 又谈起了拉努奇 109
- 布托审判案 110
- 刽子手的预算拨款 113
- 安全期 114

第四章 一个严寒的冬天 116

- 三个审判案 116
- 寻找一种战略 119
- 莫罕默德·亚里亚维 122
- 米歇尔·卢索 124
- 让·博尔泰 126

第五章 一再回避的辩论 130

- 有利的态势 130
- 国民议会方面 132
- 辩论 136
- 论战之夏 137
- 没有意外的秋天 138

第六章 卡尔索审判案 141

- 一个困难的案件 141
- 审判 145

第七章 死刑又回来了 153

- “安全与自由” 153
- 一种隐隐的忧虑 157
- 爆发 159

►第四部分 废除死刑 163

第一章 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 163

- 选战正酣的冬天 163
- 汹涌澎湃 165
- 密特朗声明 168

- 特赦权问题 171
- 最后几天 172
- 胜利 174
- 比耶维尔街 176
- 立法选举 178
- 宣告 180
- 第二章 法律 182
 - 在爱丽舍宫 182
 - 在司法部 185
 - 准备就绪 186
 - 法律草案 189
 - 在部长会议上 192
 - 在法律委员会 193
 - 在国民议会 194
 - 死刑废除 199
- 人名索引 205
- 鸣谢 216
- 作者简介 218

第一部分 从一个总统到另一个总统

犯人被处决后的第二天

布菲和本坦斯两人在拉·桑特(La Santé)监狱被处决了。

第二天,1972年11月28日^①,我坐上了前往亚眠(Amiens)的火车——那一阵子,我在皮卡第(Picardie)大学教书。一路上我不停地想,忙忙碌碌的日常事务,平淡无奇的生活惯例与节奏,也许能够平息眼下这令人窒息的忧郁心情。我总想能够摆脱头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哪怕是一时一刻的解脱,但都是枉然。车厢里,我遇到一位同事,立即觉察到他的目光里流露出一丝好奇的神色,对我这位亲眼见证过那一异乎寻常的可耻事件的人所流露出来的模模糊糊的好奇神色,好像是在向我昭示: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学生们没有一句言语,默默地迎接着我。几个小时的课程,我用平直而单调的声音讲解着破产程序规则。我感到,他们在打量着我这位长兄、这位老师、这位打败了官司的律师,这位经历过他们中间任何人永远都不会见到的那些事情的人,他们竭力从我的苍白表情中探量着让我感到如此难过的那一切。

下课了,我收拾起教案、纸张。几个学生走近小小的讲坛,他们

^① 1971年9月22日,在科莱沃(Clairvaux)中心监狱,因为谋杀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克罗德·布菲(Claude Buffet)和因为犯有带有加重情节的盗窃罪而被判处20年徒刑的犯人罗杰·本坦斯(Roger Bontems)两人一起,劫持了一名女护士和一名看守,要求放他们自由。在治安人员冲锋解救时,布菲将两名人质割喉杀死。1972年6月,布菲和本坦斯到特洛瓦(Troyes)重罪法庭接受审判。重罪法庭虽然排除了针对本坦斯的谋杀指控,但是仍然判处两人死刑。蓬皮杜总统拒绝对两名死刑犯进行特赦,两人遂于1972年11月28日在拉·桑特监狱被执行死刑。参见罗贝尔·巴丹戴尔:《执行死刑》,Grasset出版社,1973年;1998年由Fayard出版社再版。

显然想对我说点什么。我更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便抢先开口对他们要准备的讨论题目讲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不断地“倾倒”着那些平庸无味的言语,他们静静地听着,没有一个人打断我,他们想要对我说的话始终没有出口。我感到浑身发颤,也不想听到他们把想说的话出口来。不过,他们知道,我很感谢他们。此时此刻,我从他们那里寻求的正是这如此宝贵的无声信息。

我匆匆忙忙离开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冰冷的秋雨洒落在街上,路面闪烁着光亮。车站里,寒风瑟瑟,我看了一眼报刊亭。所有的报刊都用大字标题登载了执行死刑的消息,布菲与本坦斯的照片登在第一版。我买了几份自己惯常阅读的报纸,其他的就不必买了,报上所说的事,我全都知道,它们又能对我说些什么呢?

我坐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看着那熟悉的景物匆匆向后掠去,一边想着共和国总统做出的处死布菲与本坦斯的决定。如果我和其他许多人向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提出的废除死刑的信念已经得到坚定的确认,那么,特赦布菲也就意味着死刑在法国的终结。布菲曾因杀害一个女人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科莱沃(Clairevaux)中心监狱里,他又重新犯罪。他与本坦斯一起策划了一起绑架案。在治安人员发起攻击时,他们将一名女护士与一名监狱看守扣为人质并割喉杀害。布菲本人甚至请求处死自己,而且他还告诉总统,如果给予他特赦,就将在监狱里再次杀人。^①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决定着他将被处决,只有最根本的一点除外:拒绝死刑。

布菲傲慢地希望人们在他被处决之后再废除死刑。^②他总想处

① 布菲写道:“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自己……我的意识根植于我的状况,我向您十分诚实地坦白,我不想让我的生命在目前的这种环境下了结。但是,我也不是一个会去自杀的人……‘杀人以换取自杀’,这就是我的道德观。总统先生,您愿意让别的无辜的人来不得不承受因为我以他人的人道的名义向您提出要求而被您拒绝所引起的后果吗(原文如此)?”《世界报》(Le Monde),1972年12月15日。

② “总统先生,我只向您请求,当铡刀将我的脑袋砍下来以后,这一事件能够使法国彻底废除死刑。您对法国人民负有此项义务。1972年6月29日判处了两人死刑,当天美洲不是决定废除死刑了吗?我请求您拒绝给我特赦,并非为了我,而是为了在我之后的其他人……”《世界报》,1975年1月12—13日。

处与众不同,临死前他还想到,让那条长长的走上断头台的死囚们的链条与他一起终结。但是,布菲抱着病态的狂想,看不到这样一个明摆的事实:即使将他送上了断头台,共和国总统也仍然不会向议会提出暂时中止极刑的请求。处死布菲,决定着死刑将要得到保留;而他如果获得特赦,则意味着死刑将被废除……然而,总统已经做出了选择:他选择的是死刑!①

在我看来,处决本坦斯后果会更加严重。他并没有杀人,重罪法庭在判决书中也承认这一点。他只不过是布菲的同谋。在此之前,本坦斯也从来没有犯过血案,如果将死刑减缓为无期徒刑,他也就可以在监狱的这个夜晚加入自己的同类。这样一来,他在监狱里呆下去的日子也许是残酷的,人们将会始终把他看成是杀害护士与看守人员的同谋犯。但是,本坦斯才 27 岁,他还想活下去。不论等待他的未来将多么严峻,他的生命还可以有些意义。

出于某种怜悯,布菲在共和国总统将他送上断头台时,还请求总统赦免本坦斯。② 然而,总统却将一个杀人犯与手上并无血债的本坦斯同等对待。处决本坦斯,也使那些犯有更可怕罪行的人犯面临同样的道路。我清楚地看出,从今以后,反对死刑的斗争应当在两条战线上展开。其一是政治战线,因为,如果没有依赖于议会坚定多数的总统的坚强意志,就不存在废除死刑的问题;其二是司法战线,因为,还会有很多诉讼直接牵扯到重罪被告人的生命。

我现在明白了,司法也可以杀人。我看到它在付诸行动,然而却无力阻止它。这种想法,怎么也摆脱不了,像中了魔一样。白天由于习惯,而且要做的事很多,头一天夜里的死亡给我带来的忧郁心情本来有所排解,但是,在这夜间行驶的火车上,它又一次向我袭来。拂

① 就在布菲和本坦斯被执行死刑的第二天,在国民议会议长举办的招待会上,蓬皮杜总统向记者宣称“我反对废除死刑,就像昨天能够很不幸地被证实的那样”,《世界报》,1972 年 12 月 1 日。

② 在 1972 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总统先生,我请求你特赦我的同事罗杰·本坦斯,他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我诚实地向您承认,是我将他拖入这个可悲的案件中的……”,《世界报》,1975 年 1 月 12—13 日。

晓时分,我闭上眼睛,更加强烈地体察到,从今往后,法国在很长的时间内仍然不会废除死刑。我曾竭尽全力反对这种刑罚,也意识到对我来说这场斗争完全是一项基本的和彻底的义务,但是却不能区分,究竟是我对本坦斯的负罪感还是对死刑真相的认识使我变得如此。直到此时,我还只是一个“支持废除死刑的人”,从今往后,我将是一个绝不退缩的反对死刑的斗士。我的知识分子的信念突然转化成为一种战斗的激情。

回到家里,我给本坦斯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尽量简单而又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本坦斯在面对死亡时很有勇气。我认为这对本坦斯的父亲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一位老战士。我也知道,本坦斯的母亲是一个教徒。我在信里对她说,本坦斯在走上断头台之前做了忏悔,并且领了圣体。克拉维耶(Clavier)修道院院长说本坦斯死得像个基督徒,主会宽恕他的。我再次提醒本坦斯的父母,他们的儿子既没有杀害女护士也没有杀害监狱看守。我还告诉他们,儿子非常爱他们,直到最后时刻,他还在不断地说他热爱着自己的父母。写完信,盖上封印,我立即去了邮局,想尽早把信发出,好像这是我还能为本坦斯完成的最后遗事。我慢慢地返回家中,十一月的深夜,我感到周身冰冷,寒及内心。

总统与死刑

布菲与本坦斯双双被处决,这标志着事情的进程已经血淋淋地告一断落了。至此为止,人们还可能理性地认为,引导整个西欧废除死刑的运动将在乔治·蓬皮杜总统的任职期间在法国告以终结。数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非殖民化引起的考验与暴力的结束、以及1968年5月以爆发式的运动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们的神圣与同情心,这一切都有助于表明,以断头台作为过时象征的死刑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1969年3月,戴高乐将军的长期执政宣告结束,他的离开似乎也带走了法国的某种看法:死刑这一古老的刑罚在法国传统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政治领域之外,戴高乐将军曾决定处

决让·巴斯提昂—梯利(Jean Bastien-Thiry)^①，一名未遂的谋杀戴高乐总统的刺客，这一处决并不能为将军增添荣耀。戴高乐将军只是审慎地运用着总统的特赦权。^② 1914年战前行伍出身的戴高乐将军看来并不特别关注死刑的哲学与道德问题。1969年3月20日，选战正酣，全民公决失败，在他辞职前的几个星期，戴高乐将军还将瓦兹省的一个名叫让·罗朗·奥利维尔(Laurent Olivier)的年仅23岁的青年农民送上了断头台。这个青年人强奸并勒杀了一个小姑娘，同时杀害了她的小弟弟。精神病医师做出了奥利维尔“有完全责任”的结论，但也做了保留，称他“有某些不正常之处”。^③

乔治·蓬皮杜上台之后，他的人品给人们带来一些揣测，人们认为他将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他出身于教师家庭，成长在以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饶勒斯(Jaurès)^④、克雷蒙梭(Clemenceau)等人所代表的共和理想的环境中。雨果等人无一不主张废除死刑。乔治·蓬皮杜从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参加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热爱文学与现代艺术。人们很难相信他会接受用断头台处决人犯。在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乔治·蓬皮杜也曾回答：“从性格上来说，我并不是一个主张以血还血的人。”^⑤ 而且，在那个精神面貌与风俗习惯都在发生变化的年月里，公众舆论也似乎越来越不主张死刑。^⑥ 几十年里^⑦，被处决的人数在逐步减少。看来，极刑将注定要变成陈旧的

① 让·巴斯提昂—梯利，原法国综合工科大学学生，海军官员，是将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的拥护者，是在伯地—科莱马(Petit-Clamart)组织的针对戴高乐将军的谋杀的组织者。被特别法院(la Cour de justice)判决死刑，并于1963年3月11日执行。

② 从1960年到1969年，9名死刑犯在断头台上被处决。

③ 死后所作的尸体解剖揭示，存在着在以前的检查中无法发现的脑损伤，这可以解释死者生前所表现的不能控制的爆发性的暴力问题。

④ 法国著名政治家。——译者注

⑤ 《巴黎报》(Paris-Presse)，1969年9月25日。

⑥ 在1960年5月，38%的法国人赞成死刑；1962年7月，这个数字为34%；1969年10月为33%。参见《观点》(Le Point)杂志，1972年12月4日。

⑦ 从1952年到1967年，平均每年判处死刑的为4人以下，平均每年执行死刑在1人左右，其中1962、1965和1967年3年均未执行死刑。

往事。

蓬皮杜总统刚到爱丽舍宫走马上任,就遇上了两个被判刑的罪犯请求特赦。这两个犯人杀害了一名宪兵巡逻队队长。刑事重罪案件的著名律师,也是竭力反对死刑的著名人物,阿尔贝·诺德(Albert Naud)来到爱丽舍宫,向总统面陈他支持特赦请求的理由。他事后介绍说:“我利用这一机会提到有关死刑的问题,总统表现得很开明,问了我许多问题。这次谈话持续了50分钟。这也是我第一次与一位共和国总统就这一问题进行过的真正交谈。对于我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幸运的预兆……”总统同意给予特赦,还有另外两名在总统选举之前就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也获得了特赦。

1969年秋天,全法国的所有监狱里已经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人犯。这年11月,民意调查第一次显示,绝大多数的法国人(58%)赞成废除死刑,35岁以下的年轻人赞成废除死刑的比例更高(64%)。^①法国反对死刑协会在主席乔治·维妮(Georgie Vienney)的带领下进行了长期斗争,看来这一斗争已近最后的结果。余下的就是政治问题了。

在1968年6月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中,保守的右翼占了绝大多数,这也是1968年5月事件所引起的巨大惶恐所带来的果实。当然,由欧仁·克洛迪斯—佩提(Eugène Claudius-Petit)带领的一些中间派人士以及皮埃尔·巴(Pierre Bas)带领的一些戴高乐派人士仍然坚持要求废除死刑,而左翼则是赞成废除死刑的。但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局面却不能在议会里形成一个“思想上的多数”,总之,一切都要看共和国总统做出何种选择,因为只有总统一个人享有特赦权。因此,总统可以在他的7年任期内取消所有的死刑执行。此外,按照戴高乐派共和国的原则,总统的意志对议会的多数也具有强制力,并且成为共和国的法律。1970年3月,总统在电视讲话中提到,特赦权对他来说代表着考验:“每一次当我面对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犯,每一次当我并且只有我一个人做出决定时,对我都是一场良心的演示。”

^① 有关死刑的民意调查的变化情况,参见《观点》杂志,1972年12月4日。

1971年春天,勒芒重罪法庭判处两次杀人的让-米歇尔·桂牡(Jean-Michel Guimut)死刑,由于他被认定为精神变态者,并且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检察机关并没有要求对其判处极刑。人们一致认为,蓬皮杜总统将会特赦桂牡。

但是,1971年9月22日,在科莱沃中心监狱里,悲剧还是发生了。一起重罪罪行激起了人们的巨大愤慨与激动情绪,死刑也就随之重新登上了司法舞台。1971年10月4日,杀害尼斯的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莫汗默德·拉迪里(Mohamed Lahdiri)被阿尔卑斯-马利提迈(Alpes-Maritimes)重罪法庭判处死刑。公众为之鼓掌叫好。10月26日,杀害一名警察队长的让-皮埃尔·布尔塞洛(Jean-Pierre Boursereau)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在科莱沃中心监狱的悲剧刚刚过去几天,一次民意调查反映出,舆论已经颠倒过来。大多数法国人又重新赞成死刑(53%)。不过,1971年1月,蓬皮杜总统还是运用特赦权,特赦了让·米歇尔·桂牡。这是科莱沃中心监狱发生两起杀人案之后的几个月里总统的第5次特赦,看来总统已经不加后退地反对死刑了。但是,对布菲与本坦斯的处决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执行之后

布菲的为人、人们对科莱沃监狱里所犯罪行的憎恶、共和国总统第一次宁可选择死刑而不是特赦,这一切都有助于将人犯受刑演变成一种事件。一场媒体风暴骤然而起。有的报纸还竭尽全力用一些证词片段勾勒出执行死刑的常规;另一些报纸对总统决定处决人犯的理由进行了探询。人们重申说,按照在处决这两人之前公布的民意调查,63%的法国人赞成保留死刑^①。

某些新闻评论的激烈令蓬皮杜总统非常气愤,在布菲与本坦斯被处决后的3天里,3家著名周刊都载文讲述人犯受刑的全过程,讲述了两个犯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介绍了整个事情

^① 《世界报》,1972年12月6日。